



繆思風采

## 由名將謝爾曼看總體戰時代的開始

● 黃煥堯\*

「要使敵人今後幾個世代再也不敢發動戰爭，我們一定要清除和摧毀一切障礙，必要時，就殺死每一個人，奪走每一寸土地，沒收每一件財物。總歸一句話，破壞我們認為應該破壞的一切東西……」<sup>1</sup>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陳述就是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北軍名將謝爾曼<sup>2</sup>用來形容他與總司令格蘭特所共同制定的「總體戰略」的一段話。在此之前的戰爭大體上多被認為是軍方的事務，現在不一樣了，在總體戰略下，不但要消滅敵人軍隊，還要摧毀敵人的經濟基礎和敵方居民的戰鬥意志。就像西方兵學大師克勞賽維茲在他的名著「戰爭論」所強調的，戰爭就是暴力無限制而推向極致的運用。<sup>3</sup>

謝爾曼可不是在開玩笑，也不是在說大話唬弄人，他真的在內戰期間徹底執行此種戰略，冷酷無情地對著自己的南方同胞下狠手、開殺戒。事實上從一八六四年九月攻佔亞特蘭大後，他的部隊就有如龍捲風般，所經之處無不殘破毀敗，用「千里荒蕪、廬舍為墟」等古諺來形容當時南方所遭受到的他的荼毒，一點也不顯得誇張。這種現象看看亞特蘭大的下場就可瞭解一二，謝爾曼在佔領該城後對當地居民下達了公告

\* 黃煥堯，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sup>1</sup> 鄧蜀生、張秀平、楊慧玫編《美國南北戰爭》，〈影響世界的100個戰爭〉，中市，好讀出版，2005，頁313。

<sup>2</sup> 《硝煙星條旗》，〈美國名將篇〉，第9節：惡魔司令：謝爾曼，【當當網】，如此描述：「謝爾曼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使用現代「全面戰爭」概念的將軍，他用兵靈活大膽、進軍神速、兇猛毒辣，對內戰勝利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擔任美國陸軍司令時，他又為提高美軍的戰鬥訓練和技術水準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也有不少人因為他的戰爭暴行而痛罵他仇恨他，您知道他自己對這個問題是怎麼說的麼？他說：「本將軍沒有任何地方需要懺悔和道歉，我對於我的所作所為問心無愧！」

<sup>3</sup> 克勞賽維茲（楊南芳譯）《戰爭論》，第一篇，論戰爭的性質，頁8，北市，貓頭鷹出版，2003.4。

，要求所有民兵放下武器，所有市民離開市區。之後，就命令北軍在 11 月離開前縱火燒毀整個城市。成千上萬名老人和婦女為阻止聯邦軍火燒亞特蘭大，堅決拒絕離開，他們以為只要他們還在城市裡，聯邦軍為了顧及他們的性命，就不敢放火。但他們太天真了！當聯邦軍官兵準備縱火時，老人和婦女們跪在地上，死死抱住聯邦軍士兵的大腿，放聲大哭，聲嘶力竭哀求士兵們看在上帝的份上，饒恕他們的城市和家園……但士兵們一腳踢開他們，同時在城市的各條街道縱火。大火迅速蔓延全城，聯邦軍士兵自己安全及時地撤出了城市，根本不理會那些老人和婦女。可憐那成千上萬的老人和婦女，在鋪天蓋地而來的大火前絕望地掙紮和慘叫，相互踐踏……沒有一人逃出火海。聯邦軍同時嚴厲警告撤出城外的亞特蘭大居民，任何人如果試圖救火，一律格殺勿論，大火足足延燒了半個月之久。夜晚，翻騰的烈火竄起一百多米高，把整個天空燒得如同白晝，在距離亞特蘭大 20 英里之外都能看到被烈火燒紅的天空。白天，從整個城市翻滾而上的巨大濃煙遮天蔽日，使得亞特蘭大周圍 200 平方英里內如同黑夜……城外，無數驚恐絕望的亞特蘭大居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城市、家園和親人被烈火無情地吞噬，撕心裂肺，頓足捶胸，哭聲震天動地……亞特蘭大的神甫們默默地站在熊熊燃燒的城市前面，絕望地對著火紅的天空，不停地劃十字和禱告，為自己的城市和葬身火海的冤魂送行。曾經是南方最繁榮最美麗的城市亞特蘭大在這次浩劫後蕩然無存，全部化為廢墟，只剩下了一條街倖存下來。<sup>4</sup>

歷史研究者分析，在謝爾曼看來，對南方普通人民的打擊必須和對武裝部隊的打擊一樣徹底。從亞特蘭大開始，儘管謝爾曼將軍領導的北軍一直處於相當順利的形勢，但是為了徹底地嚇住南方，他命令部隊將遇到的民房一路燒下去，同時殺死所有遇到的一切牲畜和反抗的人。幾乎把經過的地方碾平如同壓路機一般，所有樹在地上的東西都被完全地摧毀。他的大軍一邊一路推進，一邊徹底摧毀所到之處的一切物資設施，搶劫平民的糧食和財產，殺死反抗的平民，焚毀農田，炸毀村莊，用石灰封堵水井，搗毀鐵路，搶劫和驅逐了一個又一個城鎮居民，燒毀一座又一座城鎮。謝爾曼的部隊還沒有來到，十幾英里之外就可以看見蔓延而來的沖天火光，而當謝爾曼的部隊離開的時候，地面上只剩下了燒焦的泥土和孤零零的幾個正冒著煙的樹杆。謝爾曼也

<sup>4</sup> 〈美國南北戰爭中的謝爾曼大屠殺和三光〉，【銷犁為劍鐵血網】，鐵血歷史論壇：世界歷史，2009.4.24。





此時講出了他那句讓所有美國人震驚的那句名言「戰爭就是地獄！」(War is Hell)。按今天的價值計算，謝爾曼的大掃蕩給美國南方造成了 2 萬億美元的財產損失，有數十萬計的平民直接死於謝爾曼軍團的大掃蕩和搶劫引起的大饑荒，上百萬人淪為難民。從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起，在西方恐怕就不曾見過這樣直接針對平民的戰爭暴行。當時邦聯總統大衛斯稱其為「美洲大陸的阿提拉」。謝爾曼的行為徹底地打破了舊時代戰爭的界限，他把戰爭擴大到了全體人民。一百多年來，美國南方民眾的子孫對“謝爾曼的大掃蕩”耿耿於懷，一代傳一代。<sup>5</sup>

這就是美國名將謝爾曼的戰爭手腕與作風，即便是在其他較落後的國家，恐怕都很難找到可以如此鐵石心腸地對付自家百姓的例子。可是在謝爾曼之後的戰爭中，這種不分軍人與平民、前線與後方的總體戰的情況似乎就逐漸蔓延開來，從波爾戰爭中大英帝國以碉堡戰術、焦土政策和設置集中營來對付波爾人的平民與游擊隊；到二次大戰中同盟國和軸心國彼此對對方城市的大規模空襲；最顛峰的則是美國在二戰後期對德、日等國採行的「戰略轟炸」<sup>6</sup>——僅僅一次行動就可能派出數百架轟炸機，燒燬 1/4 個城市、炸死十萬人，創下二戰時單一軍事行動中最慘重的傷亡，這當然更無所謂前線後方的區隔，而且死的大部份也是平民百姓，還為未來使用原子彈屠殺整個城市的人埋下伏筆。行文至此，不禁令人慨嘆人類文明的發展，實際上不見得必然是由野蠻走向開化，也有可能越發展越糟糕，科技越進步卻反而離和平的理想越遠，至少就軍武戰爭這些方面的演進來觀察，確實給予大家如此印象，真不知道人類何時才能從這作繭自縛的循環中清醒過來？

<sup>5</sup> 同註 4。

<sup>6</sup> 〈東京大轟炸，燃燒彈攻勢〉，【維基百科】。

